

食事



芒种吃虾皮

□杨布泽

在泉州,流传着一句俗语:“芒种虾,啵免爬。”意思是到了芒种时节,海里的虾也迎来了捕捞期。此时正值毛虾的产卵期,用它们产出的虾子制成虾皮,口感好,品质佳,是不少本地人青睐的应季“鲜货”。

这个季节到沿海的村庄,常能看见一个个扁竹筐摆在沙滩上,里头大多装的就是刚捕上来的毛虾,它们在阳光映衬下闪着银光,不时还会扑腾几下。这些放在户外被海风吹、被烈日晒的毛虾,还有个别名叫做“生晒虾皮”,它们不需要加热烹煮,直接风干即可食用。

在我老家常见的则是“淡熟虾皮”,制作这种虾皮要先用海水煮过再晒干,处理的过程费时又费力。以前孩子们想要帮忙,家里大人总不忘提醒一句:“水烧开了再放毛虾,煮两分钟就要捞出来,不然虾肉会变柴。”那时担心掐不准时间,我会拿来母亲的手表当作计时工具,然后守在灶台边,等

锅里的海水开始咕嘟冒泡了,再眼疾手快地把一箩筐的毛虾倒进锅里。之后我一边留意手表上移动的指针,一边还得拿扇子朝灶膛里扇风。随着柴火越烧越旺,锅里的虾皮会不停在水中浮沉,颜色从半透明变成红色,外形也缩成月牙状。眼看分针移动了两格,我又得赶紧拿竹笊篱将锅里的虾皮捞出来,一刻不敢耽搁。

这些煮好的虾皮平铺在扁竹筐里,还要端到屋外晾晒。母亲会在筐上盖一张防苍蝇的薄纱网。晌午的日头大,她不时就要揭开纱网,拿筷子拨弄几下虾皮,确保它们每只都能晒到太阳。若是忘了取海水,母亲便直接将锅里的清水撒一大把盐,用盐水煮出来的毛虾虽然少了一些海味,但晒干后制成的虾皮,同样可以存储比较长的时间。

“芒种夏至,笠仔赴戴。”这个时节的太阳光线很强,若是天公作美,连续三五

天都是大晴天,一大筐虾皮就能很快晒干。这些收集起来的虾皮不能直接保存,还得用手挑出里面的杂质,比如沙石、贝壳碎片,或是缠成一团的虾须、海草,之后再筛子过滤一遍。这个过程做起来很烦琐,往往得一家人齐上阵,一筐虾皮分成几堆,大人小孩一起分工挑拣。每次我抱怨做这事太麻烦,母亲就耐心解释说:“这些杂质可不是海鲜,不挑干净,吃了会闹肚子的。”

挑拣虾皮的过程也会有意外收获,比如从中找到几只小章鱼、小墨鱼、小沙丁鱼或小银鱼,幸运的话,还能发现小螃蟹或小虾姑的身影。只要“虾兵蟹将”出现,孩子们都兴奋不已,不是将它们挑出来当玩具,就是趁大人不注意,偷偷塞进嘴里尝鲜。不过

这些小海鲜的滋味并不好,经由海水或盐水煮过,它们吃起来就像一团盐巴,咸得发苦。

相比之下,虾皮美味许多,平时无论是炒菜、炖汤还是煮面条、煮咸饭,撒一把虾皮调味,既能提鲜还能省去加盐的步骤,可谓是一举两得。每逢这个时节,我喜欢在烹煮丝瓜、冬瓜、苦瓜等蔬菜时顺手捏一撮虾皮扔进锅里当调料,虾皮遇热后鲜味被“激发”出来,连菜汤的味道都变得格外清甜。有时懒得下厨,我则是抓一把“淡熟虾皮”,搭配几滴香油搅拌一下,就是一道可口的下饭菜。

转眼芒种已至,海边依旧能看见装着虾皮的扁竹筐,晾晒方式和从前相差无几。想到再过一段时间,又能收到老家亲戚寄来的虾皮,我心里满是期待,毕竟这抹夏日独特的鲜味,是大海赠予的应季美味,也是我离家后一直挂念的家乡味道。



想是种子,做是土壤。没有行动,再好的想法也只是停留在脑海里的幻影。



□庄琼珍

窗外鸣叫的山雀

最近正值球兰的花期,窗台上的盆栽冒出一簇簇粉色的小花团,看起来格外漂亮。我觉得这样的景致会吸引来蝴蝶,没想到先到访的却是一群山雀。

那日天刚蒙蒙亮,窗外就传来一阵鸟叫声,我揉着睡眼从床上坐起来,一抬眼便看见一只山雀停在窗台上,它先是歪着头盯着球兰看了一会儿,紧接着又鸣叫了几声,好像是向同伴发出信号,不一会儿的工夫,其他的山雀便接踵而至。不多时,窗台上已经落下了五六只山雀,有的啄着花苞,有的在窗沿上来回踱步,小脑袋不停左右张望。直到天色渐渐变亮,楼下传来行人走动的声响,这群小家伙才扑扇着翅膀,结伴飞向远方。

本以为这只是一次偶然来访,没想到一周过去,这群山雀竟然天天来报到。每日清晨,它们会“准时”落在窗台的盆栽边,时而用爪子扒拉球兰花,时而“高歌一曲”。起初它们的叫声听着还算悦耳,可是旋律重复多次,我就觉得有些厌倦了。不想驱赶山雀,我便提前在窗台上撒一些米粒,打算堵住它们的嘴。谁知啄完米粒,这群鸟儿依旧叫个不停,我最后只好塞上耳塞,才能继续睡个回笼觉。

有一次早起,我兴起想要给山雀拍照,可是刚蹑手蹑脚地靠近窗边,还没掏出手机,察觉到动静的鸟儿们就扑棱着翅膀飞起,转眼就不见了踪影。想到山雀一大早来觅食,还被吓得惊慌逃走,实在可怜,我之后便不再凑近窗边,好让这些小家伙能安心吃顿饱饭。

后来查阅资料,我知道了山雀的警觉性很高。这种鸟不像公园里的斑鸠那般愿意靠近人,更不像广场上的鸽子那样坦然地接受人们的投喂,要想观察山雀,通常只能远观。于是有一天等山雀散去,我便将球兰盆栽挪到窗台一边,再把藤蔓缠绕到一根竖插在花盆里的细竹竿上,如此一来,竹竿就变成了条绿油油的通道,让山雀有了更多歇脚的地方。我还在屋里找了一个角落,这里刚好能透过玻璃看清窗外的景象,距离适中又不会惊扰鸟儿。之后想要观鸟,我便坐在这个位置,看山雀们进食、跳跃、梳理羽毛,不再特意躲藏。

发现了这个变化,来我家窗台上落脚的山雀数量变得更多了,从最初的三五只,到后来会有十几只同时落在竹竿上,叽叽喳喳地鸣叫,热闹得好像在开一场清晨的演唱会。有时一些胆子大的山雀还会在半空盘旋,好奇地透过窗户观察屋里的动静。或许知道这家主人给它们投喂食物,又搭了歇脚的架子,它们不再一听见声响就立刻飞走。慢慢地,我也摸清了山雀的性子,它们一来,我便走到角落观望,不打扰、不凑近,只是安静做一名旁观者。

这些山雀偶尔会闯祸,比如刚冒出来的球兰花苞还没完全盛开,就被它们啄得缺了一个角,变得不再美观。一些娇嫩的花瓣被生生啄落,如果不及时打扫,还会被雨水、露水浇湿弄脏窗台。我有时看着那些残缺的花团,也会心生惋惜,可是瞧见那些山雀围着盆栽跳跃,一身羽毛在晨光里发亮,又怎么也生不起气来。

当初栽种这盆球兰,我不过是想给自己的窗台增添一抹绿意、几缕花香,怎料花开了的香气引来了成群的山雀。如今,球兰照常开花,山雀照常来,花苞被啄掉了一些,但也总有几朵能完整开到凋谢。我习惯了早上听一阵鸟叫再起床,山雀偶尔发现我靠近也不会惊慌飞走了,时间一天天过去,我们就这样互不越界,在一方小天地里和谐相处着,平淡的日子也因此多了几分生趣。



(CFP图)

天伦



母亲的手机总是很卡,每次想要解锁都得用指尖反复点击屏幕。内存不足的提示框也像个固执的老朋友,每天都会准时弹出,提醒她该清理“垃圾”了。我提过几次换台大内存的手机,母亲却不肯,总说不要浪费钱。

周末回去探望母亲,我又听见熟悉的提示音,拿起她的手机,一看果然是内存又满了。我点开手机设置里的存储选项,显示的可用空间所剩无几,难怪会运行不畅。我一边叹气,一边点开相册,准备删掉一些没用的照片,怎料才翻看一个相册,我的心情却变得五味杂陈。

母亲的手机相册里几乎都是我的身影。一些老照片是从旧相册翻拍的,有我儿时穿着公主裙的懵懂模样,也有我背着书包的欢快背影,还有我参加校运会时奔跑的样子。虽然是翻拍的照片,母亲还是将它们按照拍摄时间进行整理归类,哪怕是构图不好、光影欠佳的照片,她也用心

保存着。

还有一个修图软件自动生成的相册,我点开一看,里面存了不少母亲修过的照片。比如有一张照片中的我年纪还小,手里攥着半块馒头,脸上沾着面粉,笑得一脸灿烂。这张老照片的像素不高,边缘还有些模糊,母亲却仔细将它裁剪,又添加了一个漂亮的边框。另一张是我的大学毕业照。彼时我身着学士服、头戴学士帽,站在图书馆前笑得眉眼弯弯。这张照片原本光线偏暗,母亲特意调亮了画面,还在右下角加上了时间水印。我还记得母亲刚接触智能手机时笨拙的样子,可想而知摸索修图的方法,肯定耗费了她不少时间与心力。

“妈,你的手机太卡了,这些占内存的旧照片都删了吧。”思绪回笼,我朝厨房喊了一句。听到这话,母亲一边喊着“别删、别删”,一边快步走过来,拿走我手里的手机,赶紧翻看相册。确认照片没有删除,母亲才松了一口气,接着佯装生气地说:“这

些都是我珍藏的宝贝,怎么能删呢?”听我再次提起手机的内存都被照片占据了,她不在意地摆摆手,说:“手机用久了就是这样,我反正也用习惯了。”

怕我把她的话当耳旁风,母亲又补了一句:“把不用的软件删掉就行,可千万别删照片。”之后我提出把照片存到电脑或者网盘里,她又摇摇头,说照片放在手机里,随时翻看更方便。“你之前出差、旅游拍的照片,我都留着呢。”母亲见我不信,乐呵呵地打开一个名为“女儿”的相册,我凑过去一看,原来里面存放的都是我随手发在家庭群里的风景图或游客照,没想到母亲将它们都收进了相册里。连我之前发给她的加班自拍照,母亲也不嫌弃照片中的我满脸疲惫,头发乱糟糟的,依旧将它保存下来。

我打趣说存这么多照片,不仅浪费内存,还容易看腻。母亲却说:“压根看不够啊,每次想你了,我就翻一翻照片,看着你

爱从不占内存

□任万杰

远去的渡槽

□骆爱琼

父亲送饭。每次走到山脚下,一抬头就能看见在半山坡劳动的乡亲们,插在山头的那面红旗在风中猎猎作响,施工队的队长时不时喊一句口号,指挥众人分工搬运石料、夯实基座。那些被打磨得棱角分明的石块和石条,就这样在乡亲们齐心协力合作下,一块块、一层层地往上垒起来,渐渐变成横跨山坳、稳稳矗立的石质水槽,轮廓越来越清晰。

时间在热火朝天的劳动中流逝,渡槽建成的那一天,乡亲们都放下手里的活计赶来围观,现场被挤得水泄不通,大家都想凑到近处看通水的场景。当闸门提起,看见一道清亮的水从槽口涌出,接着稳稳淌过长长的槽身,顺着地势缓缓流

向远处的田地与沟渠,人群中爆发出了震耳欲聋的欢呼声,不少人还激动得鼓起掌,一些年纪大的长辈说话时甚至有些哽咽。当时的我不懂大家为何如此激动,后来听父亲解释才明白有了渡槽就能把远处的水源引到田间,过去那些旱地能变成良田,产粮变多了,日子也会越过越好盼头。

渡槽建好后,不仅大人们开心不已,孩子们也像找到了一个玩耍的乐园。每年到了灌溉田地的时节,从渡槽涌出的水流入水坑捕鱼捞虾。有时,大人们也会加入捕鱼队伍,他们通常是先把挂着网兜的竹竿插进水里,然后回到岸边守着,一边聊

天,一边等待鱼虾“自投罗网”。

记得有一年夏天,降雨较少,为了浇灌缺水的庄稼,渡槽里的水流量变得很大,随之被带来的鱼虾也变多了。我和小伙伴们趁水下捞鱼,不用工具,往往一伸手便能逮住一条肥美的鲫鱼。接着把网兜放进水里,不多时又能捉住几条泥鳅或鲤鱼,收获颇丰。那段时间,家里灶台也常飘出鱼香味,无论是熬煮成鱼汤,还是切块用油煎,一家人都吃得十分满足。毕竟在物资匮乏的年代,餐桌上能出现一道荤菜,就算是改善伙食了。

后来,村里陆续修建新建灌溉管道,渡槽渐渐失去它的作用,时间一长,槽体出现裂痕,一些地方也坍塌了。如今,那座渡槽大部分被拆掉了,只剩下一些残垣断壁,它就像岁月留下的老物件,静静与田野相依相换,也默默见证着乡村的变化。

回首



这天,我坐动车回老家,窗外的风景不断向后掠过,田野、村落连成一幅柔和的画卷。忽然一段残破的渡槽闯入视线中,许久没见过这种建筑,即使画面转瞬即逝,我的思绪还是随之飘回了过去。

老家的渡槽是哪一年建造的,我已经记不清了。只记得那时的我年纪尚小,有一天厝边头尾忽然热闹起来,大人们都像听到了什么好消息,纷纷兴高采烈地扛着铁锹、挑着畚箕出门,一些人还把自家的独轮车都推了出来。

那天,我跟着父母一路步行走到村后的山坳处,抵达现场才知道是村里要建一座渡槽,乡亲们都自发来给施工队搭把手。当时没有大型机械,建渡槽全靠人力,搬石、挖土、和泥全由人工完成。

之后一段时间,我经常跟着母亲去给



夏雨的“模样”

●云还没铺满天,地上已经很黑,极亮极热的晴午忽然变成了黑夜似的,风带着雨星,像在地上寻找什么似的,东一头西一头地乱撞。——老舍《骆驼祥子》

●夏天的雨,可以杀暑,可以润禾,它的价值的大,更可以不必再说。——郁达夫《雨》

●夏天的雨也有夏天的性格,热烈而又粗犷。天上聚集几朵乌云,有时连一点雷的预告也没有,当你还来不及思索,豆粒的雨点就打来了。——刘湛秋《雨的四季》

●夏雨则是豪放而不拘一格。它有时心平气和,温情脉脉;它有时怒气冲冲,喊叫连天。——季羨林《听雨》

●西北雨就到了,有如机枪掠空,哗啦一声从我们头顶掠过,就在扫过的那一刹那,我的全身已经湿透,那雨滴打在身上,微微发疼。——林清玄《太阳雨》

仲夏生香

□卫正付



(CFP图)

前几天出门逛街,路过花店的时候,我看见摆在门口的几盆栀子花,被花香吸引,便掏钱买了一盆带回家。花盆摆在书桌旁,晚上看书的时候,一阵阵花香飘来,闻着舒心,也恰好提醒了我,这就是仲夏的味道。

闽南本地有“芒种夏至,日头生刺”的说法,意思是这段时日阳光毒辣,日照强烈,晒在身上灼热刺眼,暑气一天比一天浓重。被热气烘托,此时的花香浓郁,草木的生长也愈发旺盛。时而路边的灌木丛被暖风拂过,清浅的绿意气息也会随即漫开,沁人心脾。走在古城的老街上,偶尔能闻到一缕

玉兰花香,那是阿婆们摆摊售卖的手串,戴在手上,淡雅香气萦绕指尖,走路时暗香随行,分外宜人。

周末去郊外游玩,路过一片水田,扑鼻而来的是一股湿润的泥土味,混着水汽久久不散。仔细闻当中还夹杂着淡淡的草香,那是刚栽下不久的秧苗散发的味道,它们一排排立在田里,远远望去好似浮在水中的绿毯。此时,农人们不仅要抢收成熟的麦子和早稻,还得赶在雨季到来前,把晚稻的秧苗种下。此时站在田埂上,常能看见农人们弯腰劳作的身影,他们手里握着秧苗,不时分出三五根插进泥里,动作娴熟,一刻不停。记得家里长辈常念叨一句俗语叫作“芒种不忙,一年白忙”,意思是仲夏初始,收和种几乎同时进行,若是耽误了农时,一年的收成就可能打了水漂。

孟夏过后,乡下飘散的香气是不单一的。收割的麦子铺在大埕上,经太阳一晒就散发出浓浓的麦香,将它们磨成粉,就可以拿来制作煎饅,这也是本地人常吃的传统食物,寓意在梅雨时节止雨放晴,祈求庄稼丰收。还有菜地里的空心菜和地瓜苗刚浇过水,散发出的是一股青涩的草叶香。

四季



芒种过后,雨水也会逐渐增多,正如范成大在《芒种后积雨骤冷》中提及“良苦吴农田下湿,年年被絮插秧寒”,到了梅雨时节,农民身穿棉袄也得冒雨下地插秧,十分辛苦。不同的是,闽南地区这个季节的气温已经回升不少,下地干活的人大多穿得轻便,因此在田间地头,时常能看见身着薄衫、戴着斗笠的农人在细雨中弯腰忙碌。

这个时节也是不少果树开花、挂果的时候。就像我住的小区门口,一排龙眼树的花开得正盛,淡黄色的小花聚成圆锥状的花穗,每穗有上百朵,花量很大但花朵极小,落在停放在树下的车顶上,薄薄一层像撒了米粉。龙眼花的气味很淡,带点蜜香,凑近了闻才能分辨出来。除了龙眼树,芒果树陆续结出青绿色的小芒果,拇指大小,硬邦邦地垂在枝头。街边偶尔能看到掉落在地上的幼果,表皮被摔出褐色的疤痕,踩上去没有汁水,像踩到一颗石子。

仲夏时节的闽南,处处都是这般鲜活的景象。花香、草木香、麦香与泥土、秧苗的气息交织在一起,田间的劳作不停,街巷的烟火如常,季节独有的模样,也就藏在这些日常的景致与气味里。